



1 4  
1555  
113

113





第十五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



第十五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號 1555  
卷 113

長壽縣人開編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五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求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五集

新唐書糾謬 二十卷

洞霄圖志 六卷

磬隅子 二卷

世緯 二卷

知不足齋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修唐書史臣表

嘉定 錢大昕 撰

提舉官

刊修官

編修官

慶歷四年

甲申

樞密使賈昌朝建議  
修唐書令館職  
日供唐書所未載  
者二事附於本傳

五年

乙酉

五月四日詔開局  
修唐書

賈昌朝

五月以工部侍郎

耶平章事兼樞密使充提舉官

王堯臣

五月以翰林學士充

宋祁

五月以翰林侍讀學士充

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十一月

趙師民

五月以宗正丞

修唐書

知不足齋叢書



命再修景祐廣樂記

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充未到局

張方平

五月以翰林學士充十一月命再修景祐廣樂記

何中立

五月以殿中丞集賢校理充除開封幕亦不入局

修景祐廣樂記

范鎮

五月以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充

楊察

五月以知制誥充

邵必

五月以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充以月疾辭不到局

趙槩

五月以充尋請守蘇州不入局

宋敏求

五月以校書郎

余靖

五月以知制誥史館充尋出知吉州案趙余二人長編不載據春明退朝錄

充九月復館閣校勘案東都事略謂宋祁范鎮在局一十七年敏求十年今據長編敏求與鎮並命中開未除外任似不止十年也

六年

丙戌

昌朝

堯臣

正月除承旨兼端明殿學士充羣牧使

鎮

郝

敏求

方平

正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以十一月復為翰林學士

王疇

以太常博士案東都事略稱疇在局一十五年知當於是年入局也



七年 丁亥

昌朝 三月罷相判大名府

堯臣 丁亥憂未詳

鎮

丁度 六月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充提舉官

方平

疇 加直以年一案事略不日歷中未詳年月

察 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敏求

八年 戊子

度 四月罷政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提舉如故

祁 六月復以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除翰林學士六月出知許州

鎮

方平 八月出知滁州

敏求

皇祐元年 己丑

度

祁 六月復為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自同刊修為刊修官遂獨秉筆

鎮

敏求

劉義叟 以試大理評事趙州推官充

呂夏卿 以江寧尉充

案二人未詳入局年月

二年 庚寅

度

祁 九月以明堂恩轉給事中兼龍圖直學士

鎮

修唐書史臣表

三知不足齋叢書



圖閣學士

一年 辛卯

度

祁 三月以集賢殿  
修撰出知亳州  
詔就州修唐書自  
後歷內外任皆以  
史局自隨

鎮

敏求

壽

敏求

義叟

除試祕書省  
校書郎

夏卿

除試祕書省  
校書郎充石

州軍事推官充右  
二人除官見胡宿  
外制

四年 壬辰

度

祁 以禮部侍郎改  
知成德軍

義叟

夏卿

鎮 加直祕閣

壽

敏求

義叟

夏卿

鎮

除開封府推官  
未詳年月

壽

五年 癸巳

度 正月卒

劉沆 以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充

祁 正月改知定州



提舉官

至和元年

甲午

七月詔刊修唐書  
官宋祁編修官范  
鎮等速上所修唐  
書

沈

八月以前官同  
平章事

祁

遷端明殿學士  
吏部侍郎知益  
州未詳年月

歐陽修

八月自  
翰林學

士吏部郎中為刊  
修官以宰相劉沆  
薦也

敏求

義叟

夏卿

鎮

以起居舍人直  
祕閣除知諫以  
壽除開封府年月  
事略云至和  
中或即代也

敏求

義叟

夏卿

轉祕書丞未  
詳年月

二年

乙未

十月歐陽修言唐  
自武宗以下竝無  
實錄以傳記別說  
攷證虛實荷慮闕  
略聞西京內中省  
寺置司御史臺及  
鑾和諸庫有唐朝  
至五代已來奏牘  
案簿尚存欲差編  
修官呂夏卿詣彼  
檢討從之

沈

六月轉兵部侍  
郎

祁

六月除翰林侍  
讀學士出知蔡  
州七月復置為學  
士八月使契丹

鎮

八月奉使契丹  
壽遷開封府判官  
未詳年月

敏求

義叟

夏卿

梅堯臣

以太常  
博士充  
未詳年月

嘉祐元年

丙申

沈

十二月罷相出  
知雁天府

王堯臣

以戶部  
侍郎參

祁

二月使北還開  
三月判太常寺

鎮

八月除戶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固辭不受  
十一月復為起居  
五知不足齋讀書



知政事充提舉官

五月知通進銀臺  
司八月權發遣三  
司公事

舍人充集賢殿修  
撰

壽除三司度支判  
官未詳年月

敏求

義叟

夏卿

堯臣除國子監直  
講

二年丁酉

堯臣

修 祁

正月知禮部直  
學轉右諫議大

鎮

兼修起居注未  
詳年月  
八月以度支判  
官祠部郎中直

夫

祕閣使契丹

敏求

以太常丞集  
賢校理充同  
知太常禮院事以  
歐陽修薦也

義叟

夏卿

堯臣

鎮

三月以起居舍  
人除知制誥

敏求

三年戊戌

堯臣

八月卒

修 祁

六月加龍圖閣  
學士權知開封  
府

壽



四年 己亥

公亮

三月以端明殿  
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吏部侍郎

鎮

轉禮部郎中未  
詳年月

集賢殿修撰除三  
司使尋加龍圖閣  
學士知鄭州

疇

除刑部郎中知  
制誥權判吏部  
見法帖

二月解開封府  
事轉給事中

敏求

義叟

夏卿

義叟

夏卿

堯臣

五年 庚子

六月書成七月戊  
戌奏上刊修及編  
修官皆進秩或加  
職仍賜器幣有差

公亮

以提舉日淺  
辭賞典唯賜  
銀幣

轉工部尚書尋  
自鄭州召還除

鎮

轉一官

翰林學士承旨明  
年五月卒

疇

轉工部員外  
郎

敏求

義叟

夏卿

堯臣

四月卒以書  
成恩錄其子



新唐書糾謬

修唐書史臣表

修唐書史臣表  
完

一八



新唐書糾謬序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尙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



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譙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於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閒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日益衆深怪此書

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日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



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  
 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  
 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  
 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  
 彥等紀書降封  
縣公而傳乃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敘天平節度  
 郡公之類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  
七人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  
 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  
 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  
 無定員皆兼洩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

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  
 暨朝廷訪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  
 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  
 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  
 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  
 狐德棻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  
 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  
 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  
 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  
 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略



不同如皇太子改名并誣節名及上一史之類去取未明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

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

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

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

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

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

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

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

全篇乖悞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

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

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

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

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

三百九十八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

歟何謂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

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

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

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



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意若  
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旣不成書而  
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  
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  
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  
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閒或  
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  
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冬  
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

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  
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  
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  
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  
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  
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  
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  
惟務暗嘿致其閒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  
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



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思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況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擿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



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鯁生忽  
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  
臣竊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  
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  
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 成元惡大姦禍敗破  
亡之明鑑簡編叢夥隱混淆訖於末年未有完史暨  
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  
草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  
華之且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

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  
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  
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祕藏無使  
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  
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脩之官旣分編集  
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  
於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  
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複重牴牾駁雜旣  
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



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寢深瑕類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  
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為一家  
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輿念啓處不遑欲昧  
死以開陳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其藁已睹奏封敢謂皇  
帝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賁私室以生光  
管見迂踈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遑難違嚴誅仰句睿  
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尋以未嘗  
刊正止是糾摭謬誤而已遂改為新唐書糾謬凡二十  
門為二十卷已脩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  
上表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 一曰以無為有 第一卷
- 二曰似實而虛 第二卷
- 三曰書事失實 第三卷
- 四曰自相違舛 第四卷
-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五卷
-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六卷
-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七卷
-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八卷



九日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九卷

十日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卷

十一日載述脫誤 第十一卷

十二日事狀叢複 第十二卷

十三日宜削而反存 第十三卷

十四日當書而反闕 第十四卷

十五日義例不明 第十五卷

十六日先後失序 第十六卷

十七日編次未當 第十七卷

十八日與奪不常 第十八卷

十九日事有可疑 第十九卷

二十日字書非是 第二十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嘉定錢大昕校本

咸林吳縝纂

一曰以無為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蘭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謙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八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尙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二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媼嫌陋更取

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媼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畱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大昕案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載此事小說不可盡信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大昕案唐

會要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大歷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年五十四是歲己未

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且案林甫本傳其未為相之前亦



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旣爲太子其宮室之內汛掃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旣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灑整飾以爲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

宗旣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他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宗文圍鹿頭未下



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聞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請起宣洪勦鄂強弩兵構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聞中出卻劍門

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於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關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為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



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  
礪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  
傳自劉闢初反綬卽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  
今此乃以爲山南節度使嚴礪卽其誤可知此其證  
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聞渝合  
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旣已圍鹿頭則其  
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  
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  
州兵與崇文趨果聞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

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  
洪蘄鄂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  
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  
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旣以起并州兵入蜀爲非是而  
請起宣洪蘄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  
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卽  
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蘄鄂之兵不聞有自  
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  
效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



赦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  
機崇文素憚劉澶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  
澶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  
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闢者實黃裳之力  
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  
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宏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  
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乎  
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  
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

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  
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  
而爲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閒參錯牴牾  
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爲實而書之無所刊  
正豈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  
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閒離之頡利  
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於京師矣今劉蘭傳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尚存於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眾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眾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

見以少擊眾雄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竇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真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謹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竇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謹則無之

案當云祖誕自有傳父孝謹某州刺史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咸林 吳 縝 纂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八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綱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八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八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

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遙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卽位纔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遠有殊絕不啻百倍之遠



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尙如此之多  
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柰何愚謂此三百  
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  
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  
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  
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  
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況死罪法之極者其  
數又如此之多其閒必有巨姦極蠹衆所讎疾其情  
至重而爲政者所宐亟去者亦有過誤愚儒窮迫株

蔓其情至輕而爲政者所宐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  
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羅者僅四百人其  
閒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  
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  
哉而史臣皆以死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  
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爾自是秉筆者但  
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承悟故  
白居易元和中爲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  
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宐辨析其事使昔之



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脩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開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魘

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

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爾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書於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脩纂以來迄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爲之討論詳究緝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

大昕案此事載劉肅大唐新語通鑑載其事云年踰三十不嫁則混

公已悟其失矣

鄭細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綱傳云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畱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豕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綱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綱罷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畱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爲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旣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綱當是



時已去相久矣。綱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爲相，而三年九月出爲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綱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綱已去相將二朞矣。其年月及綱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

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備，爲解吉甫謂綱漏謀。帝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其說。與綱傳又已不同。且所謂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垍、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綱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旣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



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其後  
史臣為網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  
轉相因則愈失其真其證四也網傳又云先是杜黃  
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網  
網常默默居位四年罷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為  
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網以永正元年十二月為相  
至元和四年二月罷黃裳罷後網猶居相位二募始  
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網常默默遂先黃裳  
罷去以是為網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網罷而網

猶居位復為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  
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網傳  
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  
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  
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鄭網王承宗盧從史李吉甫李絳杜黃裳

乙酉

八月己卯十二月自中  
書舍人為中  
書相

永正元

年

唐史中不見  
從史為縹緲  
節度使之年  
唯煥川集云  
貞元中節度  
使李長榮卒







辛卯

元和六

年

正百吉甫為十一月終且  
西書相 言部侍郎為  
中書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

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為中書令二十五

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

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

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

皆無其實也

大昕案九齡以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罷相而太子瑛之廢死在二十五年四

月史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者謂終九齡為相  
之日太子得不廢爾吳氏所糾似不達其文義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為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閒候有卑寵



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為自是不敢犯邊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二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咸林 吳 煥 纂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為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張錫為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乂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為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

今案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

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弗士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竝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郡公



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爲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悞而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爲郡王亦悞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卽位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遠指高祖爲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



傳云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爲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悞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游瓌說帝以邠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

其兵罷懷光權帝善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城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城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課於奉天升鸞告渾城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城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城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爲變奉天旣已危蹙



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開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罵瑊時嚴震兵既已到今贄晟傳乃以為因懷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日其悞昭然也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贄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惲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

彭王名惲信王名懽一名恆其恆字恐悞有說見別篇

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惲為棣王即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惲為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恆為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未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王勳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憲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為



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  
與諸王皆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  
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閣此三王同封之  
文當作四王蓋  
史氏悞不載臨淄郡王  
一人耳其說見別篇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  
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為壽春郡王恆王成義衡陽郡  
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  
業彭城郡王然則王勳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  
事即此是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閣勳  
傳以為出閣則失其實也

張錫為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  
州刺史

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  
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  
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



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申請雲京為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為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為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

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間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為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為湖南觀察使以貪贓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臯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事見於嗣曹王臯傳及西原蠻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於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於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六月劍

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

乾元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

未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

貞元三年方為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

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云

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且又此乃

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

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

顛倒錯亂其閒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大昕案因學紀聞云崔圓相肅

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

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  
一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為相乃大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數月  
也時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為政故莊恪太  
子傳云帝承寶歷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  
即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概見無容  
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為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  
其新即位銳於為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穆宗時  
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

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閒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  
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  
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嚮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  
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  
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八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  
紀云大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為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遺  
權幸又以獻於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  
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賄賂故



言之於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  
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五帶銀盃綾絹而  
命爲相此則近誣也帶盃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  
得止是再領盃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  
者誤也

郭英父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父代適表  
雜令

今案郭英父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

父爲節度使朝廷用英父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  
明此云英父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父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  
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爲節  
愍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  
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  
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

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敘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

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為齊瓘姊又為姑

蕭至忠傳敘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成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壽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號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郝玘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潼八朝紀傳不同

孔戢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宦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



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

則載弟瓌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

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

大昕案二傳敘王瓌事當去其一后妃傳

景福初以下四十七字可刪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為

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

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為中

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虞世南傳敘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

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



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於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於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白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為年五十三則悞也大昕案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年二十七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一十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十二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

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踈謬矣大昕案唐

會要明皇二十八女永穆常芬孝昌靈昌常山唐昌萬安寧親上仙新昌高都臨上建平貞陽信成宐春壽春昌樂永寧平昌太華興信壽光新書作壽昌樂成新平廣寧咸宐萬春新書合寧親興信為一人又多懷思普康壽安三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

宥為遂王即穆宗也穆宗紀以為建安憲宗紀以為延安

二者必有一悞大昕案唐會要亦作延安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憚傳未

云初憚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

年竝改今名則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

恪而本傳書為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壬辰改為恪

至長慶元年辛丑薨時猶書為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末云凡八王史失其薨

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

王愔衡王憺澶王忱榮王憤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

年八月癸卯榮王憤為司空是月憤薨則是此一王



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惕即憲宗子沂王名禔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

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大昕案地理志麟遊縣武德

是唐初固有麟州又鉅野縣武德四年置麟州五年州廢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敘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

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六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日帝



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歷立枵乙亥不見

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地屢見凡此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摧地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閒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於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

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氏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立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閒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立枵夫虛危即立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立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祿仕五十餘年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



陷東京畱守李愷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  
生於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  
歲爾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歷元年乙巳二年  
丙午文宗大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  
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況德裕為  
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  
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趨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  
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  
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即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  
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  
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大昕案  
隋文獻后皇後獨孤信之女懷恩則信少子整之子於文獻后  
為姪審矣高祖紀稱獨孤后為從母則元貞后亦信  
九知不足齋叢書







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城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於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爲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爲齊明姊又爲姑

徐齊明傳云高宗時姑爲帝婕妤子堅傳未又云齊明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

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爲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明子堅皆以學問女弟爲高宗婕妤然則徐齊明在本傳則爲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爲姪孫在賢妃傳則齊明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爲是

蕭至忠傳敘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祕書少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至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  
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  
以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  
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  
使勾糧鎧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  
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  
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  
廩賜乏請無發兵復畱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  
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為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  
衆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為武寧兵七百戍桂  
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為八百人戍  
三年請代以復畱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  
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畱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



河中國在行乃伺閒八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  
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  
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  
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  
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  
云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  
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  
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口

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  
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  
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閒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爲楊  
懷賓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爲游瓌伏甲先起  
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爲  
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  
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憑籍其勢多中



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為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

今案竇羣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羣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羣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臯素貴不肖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臯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晁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蘄沔觀察使觀此則臯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臯之出自為鄂岳蘄沔



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爲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爲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撫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爲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真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為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為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號王子次序不同

號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

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壽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

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

不同未知孰是然以舉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

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

歟大昕案博陵安平崔之族望靈昌蓋日用與所居之地也世系表日用出博陵第三房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  
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  
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  
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  
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卽位七月己巳改元景  
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贄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

貳乃殺贄

贄雖不同  
其實一人也

且周贄已爲光弼所禽何緣

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爲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  
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  
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  
太清降又案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莊傳  
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不用玼言則邊已安尙何事爲璘遂不聽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歷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玼傳

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玼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今郝玼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玼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爲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爲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大昕案今本唐書作郝玼

蘇定方傳誤



蘇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殺降胡取貲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為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濼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濼戰於瀛州濼敗奔於京師

今案濼傳云濼怵次子濟母弟怵得幽州病且死濼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德濼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知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濼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知何者為是

孔戡傳悞



孔戢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戢

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戮戢戢為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戮戢戢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子審矣今戢傳乃指巢父為父則甚悞矣大昕案韓戮墓誌云考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戢亦可證非巢父子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為賊拘仁杲平乃克歸

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榜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析墟大昕案宋本析作折下同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為民

今案析墟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為析墟而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為高墟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



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

亦可槩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八寇扶風為

秦王所敗此第一戰也此不書於高祖紀而見於太宗紀并舉本傳武德

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於高墪王臥疾

而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墪為舉所大敗

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

京師舉拔高墪將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於高

祖太宗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已丑秦王復西討屯

於高墪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及

仁果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於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

良戰於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於叔良及劉感

傳十一月己酉秦王敗仁果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

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於高祖太宗紀仁果傳此五戰地名人名

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靜殷開山之敗乃高墪也

而開山傳則以為析墪悞矣淺水原之戰仁果將宗

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果降而弘

基傳乃以為八總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

為大悞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墪之戰耳夫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杲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總管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塘析塘皆城名高塘屬寧州定平縣析塘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悞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為謬最甚矣大昕案薛舉高塘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喉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塘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塘而破賊於淺水原劉文靜等觀兵高塘而八總管敗於淺水原事正相類非史家之誤也吳氏所糾殊未達於地理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咸林 吳 纘 孫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魏謩罷相差一年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閣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義為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紀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虞王琮薨紀傳差一年

張濬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敘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韋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為穆宗一以為憲宗一則云

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弘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謩罷相差一年

魏謩傳云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謩為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為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閻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閻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立本初元年為右相本中書令也以總章

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為中書令未知孰

是大昕案高宗本紀同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



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

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竝無幸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傳所云九年者誤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

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卽此事而誤以元年爲二年爾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



之

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歷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東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為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

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殺中宗

矯詔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無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為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元年即景龍四年庚戌歲也六月溫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七月己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辛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羲始為同三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



也紀及表又云羲曾爲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竇懷貞傳誤

竇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竇懷貞罷先天元年

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數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爲踰年非謂過一朞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

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卽位不閏歲而元穎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卽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踰年矣而本傳以爲不閏歲又云甫再朞出爲西川節度使蓋謂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慶元年二月爲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爲甫再朞今竇懷貞自罷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爲踰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鄧王寧為皇太子即惠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案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

冊禮用孟夏而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為舛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元和四年受冊成禮而五年薨愈見乖異不知何者為是然要之李絳嘗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則紀傳交互為難考爾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  
遇醜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  
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

今案燕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又高  
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是歲乙卯  
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薨  
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誤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

月立賢為太子

今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並云皇太子以上元二  
年薨獨此傳以為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  
今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琮薨恐  
本傳之誤也

張濬死差一年

張濬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王師範起兵青



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  
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  
張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實天復二  
年十二月是歲  
壬戌

今案昭宗紀天復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  
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  
鳳翔至天復三年癸未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  
幸全忠軍己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  
殺尙書左僕射致仕張濬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

二月昭宗尙在岐下爲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洛  
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  
丙申殺濬爲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月者誤也  
且又濬以三年旣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濬傳  
所書則似遷洛之後濬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  
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差一年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

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與傳差



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今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柔昏不斷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為長安中則誤矣

啖助傳贊誤

儒學啖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

今案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距嘉祐五年庚子進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歷五年庚戌歲卒上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懿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今案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



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  
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

大昕案  
武后紀

長安元年即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殺  
邵王重潤及永泰郡主婿武延基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

時

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  
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  
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為蠱宦人發之帝怒

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  
后以麟德元年造蠱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尙親政  
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  
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  
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  
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



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  
度索原之戰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寶誼死之之  
戰是也此戰見於裴寂姜寶誼劉武周傳高祖本紀武德二年中是年歲在己卯  
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於隋仁壽三年癸亥歲也而  
房遣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  
五十一年爾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敘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  
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

管永安王孝基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  
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  
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  
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虜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  
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晉陽平購尸不獲又案  
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  
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



劉武周戰於下邳敗績此乃戰於夏縣而誤作下邳

已有說見別篇又孝基及于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三年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

戰而紀漏書亦見別篇

反伏誅案懷恩傳懷恩初謀反而勅令討武周既而

四人敗被執俄而秦王破武周於美良川懷

恩逃歸而謀反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於

洛州敗之武周亡入於突厥克并州由是言之永安

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末破敗之前已被

害矣何緣四年猶為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蓋

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為西討元帥七

月太宗有疾諸將為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閒復屯於高

塘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果率其眾求戰

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總管

梁實柵淺水原仁果將宗羅睺擊實太宗率兵出其後

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果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

世民為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

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已丑秦王世民為西討元



帥以討薛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  
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其  
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靜後至八月  
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閒復屯  
於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高紀前後  
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  
九年詔李靖等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

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  
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